

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及其例外

——基于信用证根本属性的视角

王金根*

内容摘要:信用证下开证人与保兑人对受益人承担了相符交单下的确定付款义务。此所谓确定,不仅仅是强调开证人或保兑人的付款条件必须清晰明确,而且要求开证人或保兑人据此作出的付款是终局的。开证人与保兑人付款终局性本质上是信用证付款确定性价值追求的体现,是信用证融资功能的最终要求,也是信用证风险分配机制的必然结果。故此,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构成了信用证的根本属性,开证人与保兑人在开立或保兑信用证时不得擅自改变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否则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证或信用证保兑。但在开证人或保兑人超额支付款项、受益人信用证欺诈等情形下,开证人或保兑人不受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拘束而有权向受益人追索,是为例外。此例外并不是对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背叛”,而是其内涵的有益补充。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及其例外无论是对法院审判实践还是对银行实务操作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信用证 信用证付款终局性 终局性例外

一、问题的提出

信用证是开证人或保兑人对受益人作出的有条件付款承诺,即只要受益人严格按照信用证要求提交相符单据,开证人或保兑人便承担确定的付款义务。^①一般认为,开证人或保兑人信用证下一旦付款,此付款便具有终局性。^②即开证人或保兑人

* 泉州师范学院陈守仁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福建省社科联一般项目“独立保函不当拒付损害赔偿责任研究”(FJ2021B054)的阶段性成果。

① See UCP600 Article 2. 根据付款人与付款方式的不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以下称“UCP600”)使用了不同的措辞来表述开证人和保兑人的付款义务。例如,在开证人与受益人之间,开证人有义务“承付”受益人相符交单[UCP600 Article 7 (a) (v)];在保兑人与受益人之间,保兑人则有义务“承付或议付”受益人相符交单[UCP600 Article 8 (a)];在被指定人与开证人或保兑人之间,被指定人根据授权承付或议付受益人的相符交单并将单据转交开证人或保兑人后,开证人或保兑人有义务“偿付”被指定人[UCP600 Articles 7 (c); 8 (c)]。我国2016年《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以下称《结算办法》)与之类似,只是就开证人或保兑人的支付义务,我们并未采用“承付”一词,而是单纯地使用“付款”一词(《结算办法》第2条),其他诸如“议付”与“偿付”术语内涵基本和UCP600一致(《结算办法》第35、38条)。无论表述如何变化,这些措辞的本质并无不同,即都是开证人或保兑人对受益人或被指定人的“付款”行为。为阐述简便,本文在必要范围内以“付款”一词统指前述承付、议付或偿付行为。

② ICC Official Opinion R738/TA719 Rev.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受益人或被指定人退还其信用证下所支付之款项,如主张受益人实际交单不符,或者单证相符但因申请人破产导致开证人无法从申请人处获得偿付;等等。

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是信用证付款机制确定性价值追求的终极体现,是信用证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贸易生命血液”的最根本原因。^①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构成了信用证的根本属性。当然,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并非绝对,在例外情况下,开证人或保兑人仍有权在付款后向受益人或被指定人追索。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UCP600及我国《结算办法》等都未明文规定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及其例外,加上国内外学者既有研究只是从信用证确定性价值追求角度分析了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原因,而未能从融资功能以及风险分配机制角度进一步详尽分析信用证付款终局性背后的根本原因,^②导致实务中无论是信用证交易当事人还是相关法院甚至是国际商会相关专家对有关争议之判决与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违背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问题。

例一:庆安帝圣案^③。该案中,身兼开证人与议付人身份的中国建设银行为了控制其资金风险而在开立信用证后,又与申请人、受益人另行签订了一份三方协议,约定“在议付资金不能按期收回时”,中国建设银行有权向受益人追索。事后,因申请人未能偿付开证人,开证人便据此三方协议向受益人追索其已“议付”之款项而引发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以三方协议的追索权规定“并不能认为违背信用证交易常识”,而判决中国建设银行有权向受益人追索该款项。

例二:ICC Official Opinion R738。该意见中,受益人交单不符,开证人根据UCP600第16条拒付。随后申请人接受不符点,但只同意支付10%的信用证金额。开证人联系受益人是否同意减额10%。在受益人表示接受后,开证人支付了90%的信用证款项。随后开证人要求受益人退还多支付的部分款项。就此问题,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专家指出,错误支付的款项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追回,或以支付本身存在“事实错误”为由根据适用法律追回。

本文将从信用证付款终局性之法理、信用证付款终局性之例外、国际商会意

^① See *Harbottle (Mercantile) Ltd. v.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Ltd.* [1978] 1 QB 146.

^② See James E. Byrne, *et al.*, *UCP600: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332, 356, 375, 408, 427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 Practice 2010); Peter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0-208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1970); Peter Ellinger & Dora Neo,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132-137 (Hart Publishing 2010); Ali Malek & David Quest, *Jack: Documentary Credits* 129-132 (Tottel Publishing 2009); 王朝凤:《论信用证默示担保制度》,载高祥主编:《信用证法专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201页。

^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区支行与庆安帝圣矿业有限公司、黑河市佳诚贸易有限公司等信用证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906号。

见不当等几个方面,对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及其例外进行法理和实践层面的分析。

二、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法理解说

(一)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体现

UCP600本身并没有明文规定开证人与保兑人的付款终局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在UCP600规定中有多处间接体现。

首先,UCP600第6条c款明确禁止信用证要求受益人提交以申请人为付款人的汇票。背后原因之一在于,一旦开立此种信用证,则在申请人最终未在汇票下向开证人付款时,开证人可能会在票据法下对受益人主张汇票追索权,^①从而达到实质性规避开证人对受益人所承担的确定性、终局性付款义务。^②

其次,UCP600第7条a款明确规定开证人只能承付而不能议付。^③而之所以限制开证人的议付资格,是因为一般而言,议付人的议付是有追索权的,即议付人在未能获得开证人偿付后,可向受益人追索。^④议付的本质在于由议付人为受益人提供提前融资服务。由此,议付人到期未能获得开证人偿付时对受益人的追索权不应被剥夺,否则议付人将丧失为受益人提供提前融资服务的积极性。^⑤议付通常都不是终局的,所以若允许开证人议付,恐将引发开证人对受益人议付是否终局的争议。^⑥故而UCP600明确规定,在被指定人没有议付的情况下,开证人必须“承付”。

再次,UCP600第8条a款明确规定,保兑人的议付属于无追索权议付。^⑦这就意味着,一旦保兑人对受益人相符交单进行了议付,即使事后向开证人索偿未成功,保兑人也不得向受益人追索其已支付之款项,即受益人可终局性地保有保兑人的议付款项。如前所述,由于议付的本质是提供融资服务,因而议付人的议付通常都是有追索权的。为避免保兑人议付时产生其是否同样享有追索权的不必要争议,UCP600明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61条。

② See James E. Byrne, *et al.*, UCP600: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33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 Practice 2010).

③ See UCP600 Article 7 (a) (v).

④ See James E. Byrne, *et al.*, UCP600: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176-179, 512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 Practice 2010).

⑤ 可资对比的是,由于承兑信用证、即期与延期付款信用证下被指定人对受益人的付款通常具有终局性,导致实务中,该三类信用证的使用比例并不高。See ICC, 2020 ICC Global Survey on Trade Finance 46 (ICC Publication No.WBO891E 2020).

⑥ 参见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开发区支行与庆安帝圣矿业有限公司、黑河市佳诚贸易有限公司等信用证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906号。

⑦ See UCP600 Article 8 (a)(ii).

确规定保兑人的议付是无追索权议付,以维护信用证付款的确定性、终局性。^①而且应强调的是,此所谓保兑人无追索权议付的规定,既适用于无汇票的议付,也适用于有汇票的议付。^②也就是说,即使信用证下受益人需要提交以开证人为付款人的汇票,保兑人在议付汇票后,该议付即具有终局性。保兑人不得基于汇票对受益人行使追索权。^③由于保兑人承担的保兑义务和开证人的付款义务并无本质差别,因而有理由认为,纵使信用证明确规定开证人可以议付,^④开证人的议付也只能是无追索权的议付。^⑤

复次,UCP600第16条明确规定开证人或保兑人在单据不符并决定拒付时应履行拒付通知义务及按要求退单义务。一旦开证人或保兑人未严格履行上述义务,便无权主张受益人交单不符,此即信用证失权规则(preclusion)。^⑥失权规则是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重要体现。^⑦据此,一旦开证人或保兑人未能在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发出有效拒付通知,或未能按要求履行退单义务,即意味着开证人或保兑人必须对受益人承担付款责任,且事后不得以审单错误等为由追索,即使受益人交单的确存在不符。^⑧如果容许开证人或保兑人因失权而赔付受益人后,仍得以审单错误或受益人交单不符为由进行追索,那么将导致UCP600第16条所规定之严格失权规则彻底丧失意义。^⑨

① 参见王金根:《UCP 600 信用证保兑的认定》,《国际商务研究》2022年第2期,第92页。

② See James E. Byrne, *et al.*, UCP600: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408-409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 Practice 2010). See also 1995 UCC §5-108 (i). 实际上,信用证下的汇票和普通汇票并不完全相同。信用证下的汇票并不流通,开证人审单相符后只是通过SWIFT电文表示已“承兑”汇票并将到期付款,而不会将汇票退还受益人。参见金赛波、李健:《信用证法律》,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③ See Bank of East Asia Ltd. v. Pang, 249 P. 1060, 1063 (1926); A. G. Guest (ed.), Benjamin's Sale of Goods 1693-1694 (Sweet & Maxwell 2002); John F. Dolan, The Drafting History of UCC Article 5 108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15); Peter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203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eter Ellinger & Dora Neo,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136 (Hart Publishing 2010).

④ See UCP600 Article 1.

⑤ See Peter Ellinger & Dora Neo,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136 (Hart Publishing 2010); 1995 UCC §5-108 (i); James White & Robert Summer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160 (WEST 1995).

⑥ 参见王金根:《UCP 600 失权规则研究》,《国际经济法》2020年第3期,第128-140页。

⑦ See James G. Barnes, Nonconforming Presentations under Letters of Credit Preclusion and Final Payment, 56 Brooklyn Law Review 103-104 (1990); James G. Barnes & James E. Byrne, Letters of Credit: 1999 Cases, 55 The Business Lawyer 2006 (2000); 1995 UCC §5-108 cmt. 3.

⑧ See A. G. Guest (ed.), Benjamin's Sale of Goods 1694-1695 (Sweet & Maxwell 2002). See also James E. Byrne, International Letter of Credit Law and Practice 19 (Thomson West 2014); 1995 UCC §5-108 (i); Habib Bank Ltd. v. Convermat Corp., 145 Misc. 2d 980, 554 NYS2d 757 (App. Term. 1990).

⑨ See James White & Robert Summer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175 (WEST 1995).

最后,UCP600第2条信用证定义中“确定”(definite)一词也体现了开证人付款的终局性。^①尽管从UCP条文演变历史来看,信用证定义中definite一词本意是强调信用证条款必须“明确”(precise, specific),^②但在语义学上,的确存在将其解读为包含了开证人信用证付款确定性(certain)的可行性。^③而certain(确定)和final(终局)本质上表达的是同一含义,只是后者更为侧重付款结果。从而我们有理由认为,UCP600信用证定义中的definite一词也潜含了开证人付款终局性内涵。

如同UCP600一样,我国《结算办法》也未采纳终局或终局性这一术语,但不可否认,《结算办法》也在多处同样贯彻了信用证付款终局性。例如,《结算办法》第17条明确规定保兑人对受益人承担了相符交单下“确定”的付款承诺;第39条明确规定保兑人的议付属于无追索权议付;第46条规定开证人或保兑人违反拒付通知义务构成失权。当然,与UCP600略有不同的是,我国《结算办法》第48条明确规定,开证人或保兑人付款后,对受益人不具有追索权。此规定实际上是开证人或保兑人付款终局性的反面表达。从此角度而言,我国《结算办法》对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体现要比UCP600更为明显。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和信用证不可撤销性不同,自然也就无法从信用证不可撤销性得出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结论。信用证不可撤销性与可撤销性相对,其针对的是开证人在开出信用证后,不能不经受益人同意便撤销信用证,从而使信用证失效、开证人不再承担信用证下的付款义务。^④而信用证付款终局性针对的则是开证人对受益人付款后,不可以要求受益人退还已支付款项。事实上,即使是在可撤销信用证下,一旦开证人对受益人进行了付款,其不得再以受益人交单不符等为由向受益人追索已支付款项。即开证人在可撤销信用证下的付款也具有终局性。因而,不能认为UCP600第2条与《结算办法》第2条信用证定义中的“不可撤销”一词暗含了开证人付款的终局性。

(二)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原因

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何在?如前所述,目前国内外学者多是从信

^① 参见林建煌:《品读UCP600》,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② See James E. Byrne, *et al.*, UCP600: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117-118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 Practice 2010).

^③ 参见W. R. Trumble、A. Stevenson:《牛津法律大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页。

^④ See UCP500 Article 8.

用证付款确定性价值追求角度来分析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原因。^①但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原因不仅限于此。事实上,信用证付款终局性还是信用证融资功能的最终要求,同时也是信用证风险分配机制的必然结果。

首先,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符合信用证的价值追求,即给受益人提供确定之付款保障。^②信用证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基础合同下申请人与受益人彼此因信息不对称而难以获得对方信任。为避免受益人已经履行基础合同义务而申请人拒绝付款之情形发生,双方约定由具有可靠信誉的开证人作为受益人履约后获得付款的保障。只要受益人交单相符或在法律上被视为相符,开证人就应付款,^③而不得以申请人拒绝偿付、资金紧张、破产无力偿付、受益人交单实际不符为由拒绝支付,^④否则构成不当拒付。在开证人已经付款后,更是不容许其以申请人拒绝偿付或受益人实际交单不符为由进行追索。开证人不得以申请人拒绝偿付为由拒绝向受益人付款,这背后体现了信用证独立性原则;^⑤而开证人不得以受益人实际交单不符为由进行追索,则是建立在失权规则的基础之上的。^⑥无论是基于独立性原则还是基于失权规则规定开证人丧失向受益人追索的权利,最终根本原因都在于信用证本质上就是要为受益人提供确定的付款保障这一价值追求。^⑦保兑人付款后不得向受益人追索也是基于同一道理。受益人要求开立保兑信用证,目的是获得开证人与保兑人的双重确定付款保障。^⑧如果保兑人在承付或议付受益人后,以开证人未能偿付或者开证人破产或者受益人交单不符为由追索,则保兑信用证能够给受益人提供的双重确定付款保障将荡然无存。

其次,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有助于信用证融资功能之实现。信用证之所以被誉为国际贸易的生命血液,根本原因在于其不仅能够给受益人提供确定的付款保障,还在于其能够给受益人与申请人提供资金融通。在承兑信用证或延期付款信用证下,受益人在开证人或保兑人承兑汇票或发出延期付款承诺后便可将已承兑汇票或者延期

① See Peter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04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1970); Ali Malek & David Quest, *Jack: Documentary Credits* 131 (Tottel Publishing 2009).

② 参见王金根:《信用证不当拒付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34页。

③ See UCP600 Article 16; 参见《结算办法》第46条。

④ See UCP600 Article 4; 参见《结算办法》第7、45条。

⑤ See UCP600 Article 4; 参见《结算办法》第7条。

⑥ See UCP600 Article 16 (f); 参见《结算办法》第46条。

⑦ See Peter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204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⑧ 参见高祥主编:《信用证法律专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4页。

付款承诺贴现,^①或者在议付信用证下,受益人可以直接将相符单据交付议付人并要求其购买单据,^②以提前获得款项而实现资金融通。信用证融资功能是信用证付款功能的进一步延伸,是信用证优于汇付、托收等支付工具的原因所在。而被指定人等之所以愿意配合受益人的提前融资请求,最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相信开证人的信誉,即在到期日开证人将确定地偿付被指定人。^③如果容许开证人或保兑人审单相符并承担确定付款义务后,又可借受益人交单不符或者申请人破产等理由而拒绝偿付被指定人,甚至是已经付款后又进行追索,则被指定人参与信用证交易并为受益人提供融资之意愿必将大打折扣。这无疑将导致信用证融资功能无从实现。

最后,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符合信用证风险分配机制。申请人与受益人之所以选择信用证付款,是因为双方对对方当事人资信不了解。受益人期待通过信用证付款,来转嫁申请人可能无法付款或拒绝付款的商业风险。^④而开证人同意开立信用证并对受益人相符交单予以付款,即意味着开证人选择了承受申请人最终可能无法偿付或拒绝偿付开证人的商业风险。如果容许开证人向受益人追索,便完全打破了信用证在受益人与开证人之间约定的由开证人而非受益人承担申请人无法付款或拒绝付款的商业风险。同样,受益人之所以要求开立保兑信用证,重要原因在于受益人意图规避开证人资信风险或其所在国政治风险。^⑤如果容许保兑人在向开证人索偿无果后,还能以开证人破产等为由向受益人追索,将导致受益人通过信用证保兑转嫁开证人资信风险及其所在国政治风险的意图落空。至于审单错误风险,则更是应该由开证人或保兑人而非受益人去承担。受益人在信用证下只有提交严格相符的单据,才能要求开证人或保兑人付款。只要单据不符,开证人或保兑人即可拒付,而不论受益人是否在基础合同下严格履行交货义务。基于严格相符本质是约束开证人、保兑人的一项法律制度,为有效平衡开证人、保兑人与受益人各方利益,法律特别规定了开证人与保兑人的严格拒付通知义务。开证人与保兑人必须在五个银行工作日内发出拒付通知并列明凭以拒付的每一个不符点,否则便失权。^⑥如果容许开证人或保兑人付款后又以受益人交单不符为由追索,则失权规则所意欲实现的由开证人与保兑人承担审单错误风险的意图将会彻底落空。

① See Rolf Eberth & Petter E. Ellinger, *Deferred Payment Credi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ir Special Problems*, 14 *Journal of Maritime Law & Commerce* 387-416 (1983).

② See UCP600 Article 2; 参见《结算办法》第35条。

③ 参见王金根:《信用证不当拒付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0页。

④ 参见左晓东:《信用证法律研究与实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

⑤ 参见王金根:《UCP 600 信用证保兑的认定》,《国际商务研究》2022年第2期,第84页。

⑥ 参见王金根:《UCP 600 信用证失权规则研究》,《国际经济法学刊》2020年第3期,第128-140页。

(三)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意义:信用证的根本属性

一旦开证人或保兑人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后,则不得再向受益人或被指定人追索。开证人或保兑人付款终局性本质上是信用证付款迅捷、确定性价值追求的体现,是信用证融资功能的最终要求,是信用证风险分配机制的必然结果。由此也就决定了,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是信用证的根本属性,或者说属于信用证的内在性质。^①确认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是信用证根本属性的意义在于,向信用证交易当事人,特别是信用证申请人、开证人与受益人宣示,信用证不应包含赋予开证人或保兑人追索权的条款。因为,保留追索权条款会彻底违反信用证所追求的付款确定性价值追求,会严重影响信用证融资功能的有效发挥,并将完全颠覆信用证旨在实现的风险分担意图。

正是基于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一旦开证人开证时约定在申请人拒绝偿付时开证人对受益人享有追索权,或者保兑人保兑时规定在开证人拒绝偿付时其对受益人享有追索权,则开证人所开立之信用证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证,保兑人的保兑也并非信用证意义上的保兑。^②此时,受益人可以拒绝接受赋予开证人或保兑人付款追索权的信用证,并在基础合同下追究申请人的违约责任。^③

例如,在 *Wahbe Tamari* 案^④中,买卖合同约定采用保兑信用证付款。保兑人也对信用证进行了保兑。然而,保兑人在保兑时却附加了两项条件,其中之一便是受益人对保兑人信用证下议付的汇票依然承担责任。该规定的实质在于,即使保兑人对受益人相符交单进行了议付,但该议付并非终局,一旦保兑人未能获得开证人偿付,保兑人便有权在汇票下追究出票人(即信用证受益人)的责任。收到此类附条件保兑信用证后,受益人便在基础合同下起诉申请人违约。法院判决支持了受益人的主张。法院认为,赋予保兑人向受益人追索已付款项的规定“与保兑信用证的概念完全冲突”。^⑤显然法院判决的逻辑在于,一旦买卖合同约定采用保兑信用证付款,则买方即申请人必须申请开立合格的保兑信用证。在该案中,所谓合格的保兑信用证,即指保兑人对信用证的保兑不得附加追索权。亦或者说,保兑人在保兑信用证下对受益人的付款必须具有终局性。一旦保兑人对其付款附加了追索权,即意味着保兑人的保兑并不构成信用证法意义上的真正保兑,申请人在买卖合同下便应对受益人承担违反基础合同的违约责任。

① See *3Com Corporation v. Banco Do Brasil, S.A.* 171 F. 3d 739 (2nd Cir. 1999).

② See *Wahbe Tamari v. “Colprogeca” -Sociedade Geral de Fibras* [1969] 2 Lloyd’s Rep 18.

③ 不可否认,基于意思自治原则,法律无法限制或禁止受益人基于各种原因而选择接受含有开证人或保兑人追索权条款的信用证,此时,开证人或保兑人在符合约定条件时便当然享有向受益人追索的权利。毕竟,此类追索权保留条款并不属于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只是,附有开证人或保兑人追索权条款的此“信用证”违反信用证付款终局性这一信用证根本属性,因此,该信用证并不应被称为“信用证”;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此“信用证”无任何效力,一旦受益人接受,便仍应受此“信用证”特别是追索权条款的拘束。

④ See *Wahbe Tamari v. “Colprogeca” -Sociedade Geral de Fibras* [1969] 2 Lloyd’s Rep 18.

⑤ See *Wahbe Tamari v. “Colprogeca” -Sociedade Geral de Fibras* [1969] 2 Lloyd’s Rep 18, 21.

三、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例外情形

尽管开证人或保兑人付款终局性是信用证的根本属性,但信用证付款终局性也不应绝对化。对于在何种情形下法院可以绕开信用证付款终局性而承认开证人或保兑人对受益人的追索权,UCP600 未能作出明确规定,而《结算办法》也仅确认了信用证欺诈下开证人或保兑人的追索权。总结来看,除了信用证欺诈时开证人或保兑人得以向受益人追索已支付款项外,至少还存在开证人超额支付款项等四类例外情形。

(一)信用证欺诈

所谓信用证欺诈,是指受益人利用信用证独立性与单据性交易特征,提交虚假相符单据以骗取信用证项下款项的行为。^①一旦有充分证据证明存在信用证欺诈,开证人或保兑人在承付或议付之前即有权拒付。^②基于同一逻辑,在承付或议付受益人之后,开证人或保兑人当然有权向实施信用证欺诈的受益人进行追索。^③

当然,受益人欺诈时开证人享有对受益人的追索权,不仅仅只是信用证欺诈下开证人止付权利的逻辑延伸,更是因为,恶意欺诈之受益人在法律上缺乏终局保有欺诈款项的合法依据。例如,在 Bank-Iran 案中, Browne 法官明确指出,“如受益人所交付单据系伪造或存在欺诈,银行在付款前发现欺诈事实的,其有权拒付,若银行在付款后才意识到受益人欺诈的,其有权基于事实错误而向受益人追索”。^④ Browne 法官的这一判决获得丹宁勋爵认可,并被 Edward Owen Engineering 案^⑤和 Etablissement Esefka International 案^⑥判决援引。^⑦

当然,为保护善意被指定人利益,只要被指定人承付或议付受益人时并不知悉受益人欺诈,则开证人不得以受益人欺诈为由拒绝偿付被指定人,此即信用证欺诈例外之例外。^⑧而在开证人已经偿付被指定人后,基于同一逻辑,开证人也不得以受益人欺诈为由向被指定人追索,否则,将会严重打击善意被指定人参与信用证交易的

^① 参见 202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信用证司法解释》)第 8 条。

^② 参见《信用证司法解释》第 9 条。

^③ See James E. Byrne, *et al.*, UCP 600: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375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 Practice 2010).

^④ See Bank-Iran v. Gordon, Woodroffe & Co. Ltd. (unpublished), Peter Ellinger & Dora Neo,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164 (Hart Publishing 2010).

^⑤ See Edward Owen Engineering Ltd. v. Barclays Bank International Bank Ltd. [1978] QB 159, 169.

^⑥ See Etablissement Esefka International Anstalt v. Central Bank of Nigeria [1979] 1 Lloyd's Rep 445, 447-448.

^⑦ See Peter Ellinger & Dora Neo,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164 (Hart Publishing 2010). See also KBC Bank v. Industrial Steels (UK) Ltd [2001] 1 All E.R. (Comm) 409;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v. Pakistan National Shipping Corp [2002] UKHL 43.

^⑧ 参见《信用证司法解释》第 10 条。

积极性和为信用证交易提供付款融资便利的意愿,并最终导致信用证付款机制的低效。

从开证人角度而言,一旦受益人实施了信用证欺诈并成功从开证人处获得款项,开证人通常会直接在申请合同下要求申请人偿付,而不会轻易直接起诉受益人。毕竟受益人与开证人通常位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开证人直接起诉受益人会面临一系列困境。而且,既然受益人有意实施信用证欺诈,则开证人成功从受益人处追索已支付之款项的概率极低。但这不应成为否认开证人有权追索实施欺诈的受益人的理由。这也正是我国《结算办法》明确规定开证人及保兑人可以信用证欺诈为由向受益人追索之原因所在。^①

(二)超额支付信用证款项

在开证人或保兑人因失误而多支付了超过信用证金额的款项时,开证人或保兑人同样有权向不当得利的受益人追索该超额部分款项。

如前所述,信用证下开证人对受益人承担了相符交单下的确定付款承诺。此确定付款承诺要求开证人在信用证中明确规定其对受益人承担的确定付款金额或可客观确定的付款金额。信用证付款金额是开证人对受益人承担义务的边界范围,更是其掌控风险的手段。^②自然,受益人在信用证下的索款金额,以及开证人对受益人最终支付的金额,都不应超过信用证所规定的金额。一旦开证人所支付的金额实质上超过了信用证所限定的金额,即意味着受益人不当得利,此时,自应容许开证人基于民法有关不当得利的规定而向受益人追索其超额支付的款项。^③例如,在 Am-Tak Furniture 案^④中,保兑人支付了超过信用证金额的款项,事后起诉受益人退还。受益人抗辩认为保兑人无权要求退还,因为其未能遵守 UCP500 第 13 条(b)款^⑤于合理期限内发出拒付通知之规定。法院判决认为,当保兑人接受单据之后才发现其多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给受益人时,其有权要求受益人退还,法院最终支持了保兑人的主张。法院认为,UCP500 第 13 条(b)款并未限制银行的索赔权利。虽然说对多付问题,UCP 未有明确规定,但法院依据长久确立之法律精神认为,一方因错误而支付款项给另一方当事人的,其有权要求对方退还,即使该支付系因其过失所造成,也即保兑人有权

^① 参见《结算办法》第 39、48 条。See 1995 UCC §5-110 (a)(1).

^② 参见王金根:《信用证不当拒付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3 页。

^③ See Peter Ellinger,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208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1970).

^④ See *Chase Manhattan Bank v. Am-Tak Furniture Importers*, Index No.600797/97 (N.Y. Sup. Ct. April 20, 1999).

^⑤ 即 UCP600 第 16 条(d)款。

要求受益人退还多付的款项。^①

(三)误认受益人在信用证规定期限内交单

此外,在开证人或保兑人被指定人误导认为受益人在信用证规定期限内交单而付款时,开证人或保兑人同样有权向受益人追索已支付之款项。

UCP600与《结算办法》明确要求所有的信用证都必须规定有效期。^②信用证有效期是受益人交单的截止日期,是开证人承付受益人相符交单的时间边界。只要受益人交单时间超过信用证有效期,即意味着信用证已经失效,开证人不再受信用证拘束,自然也就对受益人不再承担任何义务。^③实务中,除了有效期外,信用证通常会规定交单日期(period for presentation);即使未规定交单日期,UCP600默认在信用证要求提交正本运输单据时,受益人交单必须满足21个日历日要求,而《结算办法》则默认要求受益人交单必须满足15个日历日要求。^④无论是规定交单日期也好,还是规定21个或15个日历日也好,其目的都在于加速单据流转,以避免货到单未到,从而导致申请人无法及时提货而遭受损失。^⑤

原则上,受益人交单必须严格遵守信用证有效期、交单日期或21/15个日历日规则,否则开证人有权拒付。然而,由于受益人与开证人通常位于不同国家,为自身交单便利,受益人往往会选择向信用证所规定的被指定人交单。在UCP600与《结算办法》下,被指定人所在地通常也构成信用证有效交单地点,^⑥故而受益人交单是否符合信用证交单期限要求的判断时点通常也就是受益人向被指定人交单的时间。^⑦显然,在此情形下,开证人一般无法通过被指定人转交受益人单据本身判定受益人交单是否符合信用证交单期限规定,由此,被指定人便承担了判定并告知开证人受益人交单是否符合信用证交单期限规定的义务。实务中,尽管被指定人向开证人转交单据时,并不一定会直接告知开证人交单时间是否满足信用证规定,但在给开证人的交单面函上,只要被指定人未表明受益人交单迟延,即意味着受益人在交单时间上不存在瑕疵。如果受益人实际交单时间晚于信用证交单期限,而开证人因信赖被指定人交单

① See Chase Manhattan Bank v. Am-Tak Furniture Importers, Index No.600797/97 (N.Y. Sup. Ct. April 20, 1999).

② See UCP600 Article 6 (d)(i); 参见《结算办法》第14条。

③ See ICC Official Opinions R13, R331; 参见唐山汇达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天津分行信用证纠纷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02]高经终字第51号。

④ See UCP600 Article 14 (c); 参见《结算办法》第10条。

⑤ 参见王金根:《信用证不当拒付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

⑥ See UCP600 Article 6 (d); 参见《结算办法》第11条。

⑦ See James E. Byrne, *et al.*, UCP 600: An Analytical Commentary 324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 Practice 2010); ICC Official Opinion TA782.

面函中受益人“交单相符”表述而承付受益人时,事后意识到受益人交单迟延的开证人有权追索其已支付之款项。

对此,Bayersche Vereinsbank案法官明确指出:因不知受益人交单迟延而已偿付保兑人的开证人,如事后知悉受益人交单迟延事实,可基于事实错误而追索其已偿付给保兑人的款项。该法官进一步阐述认为,一般而言,保兑人或被指定人对开证人并不承担保证单据真实或准确的义务。^①然而,由于开证人通常无法核实受益人向保兑人或被指定人的实际交单时间,一旦保兑人或被指定人向开证人转交单据并要求开证人偿付,保兑人或被指定人即默示担保受益人交单符合信用证交单日期或有效期规定。当然,笔者以为,本案中,保兑人被开证人追索后,其无权再向受益人追索。因为保兑人违反UCP拒付通知要求而构成失权。即保兑人对受益人的付款仍受终局性限制。^②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保兑人违反了默示担保受益人交单时间符合信用证规定的义务;而受益人对保兑人并不承担担保其交单时间符合信用证规定的义务,除非受益人并不是直接向保兑人交单,而是向其他被指定人交单并由被指定人向保兑人转交单据。

(四)电提不符点付款后审单发现其他不符点

电提不符点是指受益人指示被指定人用电传、传真、SWIFT等电讯方式通知开证人不符点,如果开证人同意放弃不符点,再由被指定人将该批单据寄交开证人。^③一旦开证人决定接受被指定人电提不符点,即视为受益人交单相符。当然,在开证人回复表示同意接受电提不符点并授权被指定人议付或承付时,电文中往往会注明“If otherwise in order”,即除了被指定人所列明的不符点外,单据再无其他不符问题,以避免开证人在收到单据时发现被指定人未列明的其他不符点,^④从而导致开证人存在被被指定人或受益人争辩其已经放弃所有不符点的风险。^⑤被指定人在获得开证人放弃不符点的声明并将单据转交开证人时,如果开证人审核确认单据上仍有被指定人未列明的其他不符点的,开证人仍可在5个银行工作日内拒

^① See Bayersche Vereinsbank Aktiengesellschaft v. National Bank of Pakistan [1997] 1 Lloyd's Rep. 59, 64. See also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v. Pakistan National Shipping Corp. (No.2) [2000] 1 Lloyd's Rep. 218.

^② See Lazar Sarna, Letters of Credit: The Law and Current Practice 138 (Carswell Legal Publications 1984).

^③ 参见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分行与海岸实业集团公司代开信用证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01号;青岛保税区翔鸢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山东省诸城市对外贸易公司代理开立信用证协议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3]民四终字第13号。

^④ 参见苏宗祥、徐捷:《国际结算》,中国金融出版社2020年版,第466页。

^⑤ 参见中国工商银行汕头市分行诉海岸实业集团公司信用证垫付款纠纷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粤高法民二终字第401号。

付。如果开证人在拒付之前已经偿付被指定人或承付受益人的,开证人在拒付之同时,可以向被指定人或受益人追索其已偿付或承付之款项。^①此时受益人或被指定人不得拒绝。

一方面,开证人只承担相符交单下对受益人的承付义务以及对被指定人的偿付义务;另一方面,被指定人违反了其对开证人所承担的默示担保除其所列明之不符点外受益人交单不存在其他不符点的义务。也就是说,由于受益人交单不符,本有权拒付之开证人附条件地同意偿付被指定人或承付受益人。一旦开证人在收到单据后审核确认受益人的交单还存在电文中所未列明的其他不符点,则开证人原本保留的“拒付权利”或者所附的“追索权利”即被触发。从此角度而言,开证人此时的追索权与对受益人承担的终局付款义务本质上并不冲突。毕竟,受益人交单不符,开证人自始便不存在对受益人或被指定人承担付款的义务。

(五)保留下付款或凭保付款

在保兑人保留下付款或凭保付款时,一旦开证人拒绝放弃不符点,保兑人同样有权向受益人追索。^②

同开证人一样,保兑人在信用证下对受益人也仅承担相符交单下的承付或议付义务。然而,在实务中,即使受益人交单不符,保兑人也可能会基于开证人与申请人将会放弃不符点等原因而同意与受益人达成有保留地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的协议。一旦最终开证人拒绝接受上述不符点,保兑人便有权要求受益人返还已支付的信用证项下款项。此即保留下付款。^③而所谓凭保付款则是指受益人或受益人委托的担保人出具保证书承认单据存在保兑人所提出的不符点,并声明如开证人最终因这些不符点而选择拒付时,受益人或担保人将偿还保兑人所支付的款项。

无论是保留下付款还是凭保付款,基于受益人与保兑人之间的特别协议,保兑人对受益人的付款并非信用证下的终局付款。一旦开证人拒绝放弃不符点,保兑人即有权向受益人追索信用证项下款项。与前述电提不符点之情形类似,保兑人于此情形下的保留付款或凭保付款并不与其对受益人承担的终局性付款义务相冲突。因为保兑人只在受益人相符交单条件下才对受益人承担终局性付款义务。在受益人交单不符时,保兑人本无付款义务,自然也就不存在其与受益人约定保留追索权会违反保兑人的相符交单确定付款义务的问题。

^① See UCP600 Article 16 (g).

^② See UCP500 Article 14 (f). 实务中多是保兑人或其他被指定人选择与受益人达成凭保付款或保留下付款安排,开证人通常并无必要采用这一方式,其完全可在审单后直接联系申请人以确定是否放弃不符点。See UCP600 Article 16 (b)(c); 参见《结算办法》第47条。

^③ See *Banque de L'Indochine ET de Suez SA v. J.H. Rayne (Mincing Lane) Ltd.* [1983] QB 711.

四、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实践考察

基于前述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法理及信用证付款终局性例外情形的分析,我们认为国际商会 ICC Official Opinion R738 的推理与结论存在可商榷之处。

(一)国际商会 ICC Official Opinion R738

在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ICC Official Opinion R738 中,开证人与受益人争议的实质在于,开证人错误表述仅仅愿意承付 90% 信用证款项的情况下,其是否有权以其本意只愿意承付 10% 的信用证款项为由,对受益人追索多支付之款项。就此,ICC 银行委员会专家明确指出,一方面,UCP 下开证人的付款具有终局性,但另一方面,错误支付的款项可能可以通过协商的方式追回,或者可以以支付本身存在事实错误为由根据适用法律而追回。ICC 银行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认为,首先,任何银行都有权追索多支付之款项,但在 UCP 下,受益人可能会认为该批款项系以无追索权的方式支付。其次,银行能否追索,这本身是个法律问题,超出了 UCP 的范围,这取决于受益人或受益人银行在款项支付时的认知与理解,以及适用法律如何处理多付款项以及错误支付款项问题。

本文以为,ICC 银行委员会的回复意见违反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开证人对受益人的付款是信用证项下付款,而非信用证外付款。尽管受益人交单不符,但既然开证人明确表示在受益人接受“减额 10%”的条件下放弃不符点,受益人也相信只需要降价 10% 即可获得开证人承付,此时双方当事人就信用证交单不符下付款达成了一致,尽管开证人存在表述错误。但开证人此表述错误与开证人审单不慎未发现不符点而对受益人错误付款相似,一经作出,便不得反悔。^①正如开证人只有一次拒付机会,其在表示承付后,即使是“附条件”承付,只要受益人接受了此减额 10% 的条件,开证人便不得反悔。因为本质上来讲,此时受益人并未因开证人的表述错误而不当得利。受益人已经将代表货物的全套单据交给开证人,其也丧失对货物的控制。^②因此开证人不得在此情形下向受益人追索,即开证人表述错误的后果应由开证人自己承担,而非由无辜的受益人来承担。

那么,为何 Am-Tak Furniture 案允许保兑人以错误为由追索多支付之款项,而 ICC Official Opinion R738 却不允许开证人以错误为由追索多支付之款项? 实质上,两案的差异在于,在 Am-Tak Furniture 案中,保兑人支付的金额超过了受益人信用证下所得支取的最高金额;而在 ICC Official Opinion R738 中,开证人支付金额并未超

^① See Swiss Singapore Overseas Enterprises Pte Ltd. v. China Citic Bank Xiamen Branch [2010] High Court of the Hong Kong SAR, HCCL 11/2009.

^② See James White & Robert Summer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175 (WEST 1995).

过受益人信用证所得支取的最高金额。前者属于错误超额支付,而后者仅仅只是错误支付。对于前者,受益人显然存在不当得利,但在后一情形中,受益人并不存在不当得利。这是两案最大差别所在。正如学者对 Am-Tak Furniture 案所作的评论那样,在超额支付(excessive payment)的情况下,可基于错误理论而适用恢复原状(principle of restitution)之救济;然而,对应付款项(amount due)的错误支付受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拘束,此时并无基于错误理论的衡平救济的余地,因为此衡平救济必将与 UCP 审单与拒付通知规则相冲突。^①

(二)问题根源及建议

国际商会部分信用证专家在上述意见中对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及其例外存在误解,其原因从表面来看是 UCP600 未明确规定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及其例外,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已有研究对此问题重视程度不够,既有学理分析仅仅只是从信用证确定性这一个角度阐述信用证付款终局性之原因,导致未能站在信用证根本属性这一高度准确认知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意义。

因此,现阶段,我们一方面有必要进一步从融资功能需求以及风险分配机制等多角度认识信用证付款终局性的根本意义,从而使理论界、司法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在将来修改 UCP600 和我国《结算办法》时,有必要在开证人和保兑人义务等相关条文中明确规定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及其例外,以为相关案例与争议的解决提供明确法律依据,并为相关当事人的实务操作提供明确指引。

五、结论

总而言之,只要交单相符,开证人或保兑人对受益人即承担确定的付款义务。“确定”一词不但要求开证人或保兑人付款条件(包括单据条件与具体金额)必须清晰明晰(precise, specific),而且要求开证人或保兑人据此作出的付款是确定的(certain)、终局的(final),即一旦开证人或保兑人承付或议付受益人或偿付被指定人,便不得再以单据不符等为由向受益人或被指定人追索。开证人与保兑人付款终局性本质上是信用证所追求的付款确定性价值的体现,是信用证融资功能的最终要求,是信用证风险分配机制的必然结果。缺乏付款终局性的信用证对受益人几无安全与保障可言,而且也不会有任何被指定人愿意参与此类信用证以提供付款或融资便利,更是彻底颠覆由开证人而不是受益人承担审单错误风险、申请人资信风险,由保兑人而不是受益人承担审单错误风险、开证人资信风险以及开证人所在国政治风险的风险分配机

^① See James E. Byrne & Christopher S. Byrnes, 2000 Annual Survey of Letter of Credit Law & Practice 297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Banking Law & Practice 2000). 另参见王善论:《国际商会信用证案例评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

制。也正是因为如此,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构成信用证的根本属性。无论是保兑人还是开证人都不应约定排除其对受益人相符交单付款的终局性,否则开证人所开立文件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证,保兑人的保兑并不构成信用证法意义上的保兑。此时,受益人可以拒绝接受赋予开证人或保兑人付款追索权的信用证,并在基础合同下追究申请人的违约责任。但基于意思自治原则,一旦受益人接受含有开证人或保兑人追索权条款的信用证,则开证人或保兑人在合同条件下便享有向受益人追索的权利。换言之,附有开证人或保兑人追索权条款的“信用证”因违反付款终局性这一信用证根本属性而导致该信用证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信用证,但是,此时并不意味着此“信用证”无任何效力,一旦受益人接受,其仍应受此“信用证”特别是追索权条款的拘束。只是在解释此保留追索权条款的效力时,应尽量采取对受益人有利之严格解释。如果信用证只是赋予开证人追索“议付款项”的追索权时,不应认为开证人也同时保留了对其“承付款项”的追索权。

不过,在开证人或保兑人超额支付信用证下款项、开证人或保兑人被误导认为受益人在信用证规定期限内交单、开证人或保兑人接受被指定人电提不符点后审单发现还有其他不符点、保兑人保留下付款或凭保付款以及受益人信用证欺诈等情形下,开证人或保兑人不受信用证付款终局性拘束而有权向受益人或被指定人追索,是为信用证付款终局性例外。当然,此所谓例外,本质上来讲并不是对开证人或保兑人信用证下终局付款义务这一信用证根本属性的“背叛”。因为,于此五类情形下,开证人或保兑人对受益人本就无须承担付款义务,自然受益人也就缺乏终局性地保有开证人或保兑人信用证项下付款的合法依据。

正因为如此,庆安帝圣案中受益人、开证人的操作行为甚至是相关法院的判决推理以及国际商会银行委员会在 ICC Official Opinion R738 中的分析结论,都或多或少存在违反信用证付款终局性这一信用证基本属性的问题。当然,将来修改 UCP600 和我国《结算办法》时,有必要于相关条文中明确规定信用证付款终局性及其例外,以为相关案例与争议的解决提供明确法律依据,为相关当事人的实务操作提供明确指引。

Finality of Payment under Letters of Credit and Its Exceptions: Perspective of the Hallmark of Letters of Credit

Abstract: Under the letter of credit, the issuer or confirmer has undertaken a definite obligation to pay the beneficiary when complying documents are presented. Here “definite” indicates not only that the payment terms and conditions must be

clear and specific, but also that the issuer and confirmer's payment is final. The finality of payment is derived from the certainty of payment pursued by the letter of credit, and is necessitated for the realization of financing function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What's more, it is the logical outcome of the risk allocation mechanism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Finality of payment is the hallmark of the letter of credit and the issuer or confirmer may not reserve its right to recourse whenever it issues or confirms the letter of credit. Otherwise such letter of credit or confirmation with right to recourse will not constitute a real letter of credit or confirmation under the law of letter of credit. However, under the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like when the issuer or confirmer has paid the beneficiary in excess of the amount due by mistake or the beneficiary has committed a letter of credit fraud, the finality of payment shall not be an obstacle for the issuer or confirmer to claim refund against the beneficiary. However the exceptions shall not be considered as a deviation from, but as a supplement to, the finality of letter of credit payment. The finality of payment under letter of credit and its exceptions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on courts' adjudications and banks' operations.

Key words: letter of credit; finality of payment under letter of credit; exceptions to the finality

(责任编辑:肖军)